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紅樓復夢  
第八十七回 桂侶仝奮拳打鬼 林之孝大笑歸神

話說探春在樓上，黑暗中出其不意被人抱住，一驚非小，不覺大叫：「哎呀！」只聽見兩人哈哈大笑。周大奶奶們趕忙上前細看，原來是夢玉、梅春兩個笑做一團。荊姨娘道：「仔嗎你們躲在這兒駭人？若是在樓梯上，不駭的都栽下去？你兩個小祖宗真會鬧事！」探春道：「你摸我一個心跳到嗓子眼兒上，這是何苦呢！」夢玉笑道：「我給姐姐揉揉，你明日也駭我一磨兒，出姐姐的氣。」夢玉說著，給探春在胸口上揉了幾揉。探春在他手上掐了一下，說道：「怎麼天生你這樣討嫌東西！你兩個到底在這裡幹什麼？」夢玉道：「緒哥同桂兄弟要四姐姐的神弩，不知他藏在那兒，同魁兄弟怎麼央及總不開門。剛要走下樓去，聽見姐姐來了，我又折上樓來，剛才駭了姐姐一跳。姐姐，你別動惱，我給你打兩下出出氣。」說著，將頭睡在探春懷裡。探春將手摸著他臉道：「誰惱你！駭死了我這苦命姐姐，要你償命。」拉著手道：「等著同我下去。」周大奶奶忙去叫門，裡面嫂子們開門笑道：「我幾回要開門，都叫姑娘們攔住。不是姑奶奶來，再別想著開門。」夢玉也不聽說話，先進房去，見珍珠姐妹四個看牌，笑道：「聽著咱們央及，裝不聽見。我摸摸你們腸子是鐵的，是肉的？」說著抱住珍珠，向脅下亂抓。珍珠笑作一團，不能喘氣。梅魁同芙蓉鬧成一堆。蟾珠、友梅趕忙躲在探春同兩姨娘背後。周大奶奶兩處去拉，姐妹幾個笑的要死，彼此坐下喘息。珍珠道：

「你怎麼好好的又鬧到這兒來？這是那一股子的勁兒？」夢玉道：「誰叫你們躲在這裡，到底是個什麼緣故？」芙蓉道：

「咱們愛住那兒，就住那兒。不用你管，真是扯臊！」探春笑道：「咱們忘了正經話，盡聽你們混鬧。」隨將老太太同太太太吩咐的話說了一遍。並說寶釵十姐妹還未上來，老太太十分惦記。夢玉道：「那天我原要同去，叫老太太罵了一頓。倒讓海姐姐們攏共攏兒都去，任他們性兒不知逛到幾時。」

可憐我兩個月不是探姐姐管我，竟像是沒有主兒的遊魂。」荊姨娘笑道：「再隔三天，又添了四個主兒。」夢玉道：「我也不下樓去，隨姐姐妹妹嫌我也好，罵我也好，在這兒住幾天，同下樓去。」說著，就在珍珠、蟾珠兩姐妹炕上躺下。

陶姨娘笑道：「新姑爺鬧新姑娘的房，從來沒有的新樣兒。」珍珠對梅春道：「好兄弟！咱們兩個下棋，別跟著他討嫌。」梅春搖頭道：「誰愛下棋，我怪困的慌，要靠著探姐姐打個盹兒。」探春道：「我要坐會子才去，讓你躺罷。」梅春就在芙蓉、友梅牀上倒身而睡。周大奶奶先下樓去。陶、荊兩姨娘同探春聽蟾珠、芙蓉說那年在榮府幫珍姐姐們收拾行李，晚間失賊的故事一段，彼此贊歎不已。

夢玉、梅春俱已睡熟，姐妹們正在暢談，見祝府杏貴姑娘走上樓來，笑道：「姨娘同姑娘們好舒服！下面熱鬧了個使不得。」探春道：「今日有個什麼熱鬧，本家的那幾位太太、奶奶們常來常往，誰有工夫去接去送的，只可聽其自便。」杏貴道：「本家來的一會兒自然不少。這會兒有一件天大喜事，連四位姑娘都該下去道喜才是。」探春道：「是誰家有天大喜事？」杏貴道：「就是賈太太宅裡。」探春搖頭道：「太太這裡只有寶玉回來，是一件天大喜事。除了這一條兒，斷沒有大喜。」

如果真是寶兄弟回來，實在是太太同寶姐姐的天大喜事。」珍珠連聲問道：「真個寶二爺回來嗎？他是和尚打扮，還是在家一樣？這會兒見了太太，不知問起我沒有？咳！這是何苦來呢！」

探春道：「去來皆有定數，如果回來亦斷不是當年的寶玉。」杏貴笑道：「實在並沒有寶二爺回來。因朝廷垂念開國功臣，將榮國公爵賞給了蘭大爺。這會兒節度衙門送了公爺的冠帶來，說是明日五鼓在萬壽宮宣旨謝恩。你想江姑娘現成一位公太太，這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大喜？」

探春點頭歎道：「一個公爵幾乎被赦大老爺們糟掉，這會兒蒙朝廷恩典賞給咱們二房，真是天大喜事！姐妹們都該同去道喜才是。」陶、荊兩姨娘將夢玉、梅春搖醒，各人飲了一盞香茶，姑娘們送上熱水擦臉。珍珠姐妹也趕著更衣淨手，勻粉掠鬢，換過衣裙，一同下樓來至上房，只見無數人兒正在道喜。

王夫人見探春、珍珠們進來，笑著道：「家門冷落多年，不想又有今日，你們給大嫂子道個喜罷。」探春們先給太太道喜，又給李宮裁道喜，蘭大奶奶過去給眾位姑娘們道喜。

夢玉、梅春隨著眾人拜完之後，往巧姑娘屋裡來找桂堂。

丫頭說同柳大爺剛才出去。轉身出院遇著馮佩金道：「他哥兒兩個找不著你們，各帶彈弓，騎馬去逛。說是你們要去，趕忙到教場東沿兒老爺廟裡會面，遲了不能多等。」夢玉點頭，同梅春忙出垂花門，又遇著惜春回來道喜。夢玉見惜春姐姐打扮的像月宮仙子一樣，姐弟們站著說幾句客話。兩人看著姐姐進垂花門，忙往外飛跑，迎面遇見賈蘭，穿著國公冠帶徐行緩步而來。夢玉笑道：「大爺！我瞧著你週身上下都不舒服。」賈蘭笑道：「這是上朝的冠帶，若不拘早晚盡著穿在身上，不成了一幅天官圖，像個什麼樣兒呢？」夢玉道：「咱們去逛會子再來。」賈蘭道：「早些回來，別叫奶奶們惦著。」兄弟點頭，知道廳堂上處處有人，耽擱工夫，竟走夾道出去。

走不多路，見幾乘大轎進來，原來是石夫人、鄭太太、鞠太太同著竺太太到周則古家去逛了回來。夢玉、梅春跟著轎子，到垂花門伺候下轎，對石夫人們道：「同兄弟去回拜兩客。」

石夫人道：「天已不早，趕著回來，別在外面耽擱。」鄭太太道：「周老太太這幾天不見你哥兒們去，很惦著。明日偷個空兒去瞧瞧。」夢玉們答應，瞧著太太們進了垂花門，也不及同姑娘、嫂子們說話，轉身就跑。來到茶廳，都是祝、賈兩府家人、小子坐在那裡聽差說話，瞧見一齊站起，問道：「兩位大爺往那裡去？」

原來王夫人待夢玉就如寶玉一樣，連梅春亦如親子。吩咐內外人等不許提姓，只稱玉大爺、魁大爺。大小家人聽其指使。

賈、祝兩家不分彼此，都是家裡一樣。夢玉見家人們來問，對福兒們道：「馬棚下備現成的牲口拉幾個出來，我要去找桂大爺們。快些！別耽擱工夫。」眾小子答應，立刻去拉了五個牲口出來，說道：「備現成的只有五個。」夢玉、梅春各上牲口，拿派三個小子回去。老人家趙亮、周瑞道：「天已快黑，大爺們找著了固然回來，就是找不著也趕著回來，別叫太太們惦著。地方寬大，一會兒難找。」夢玉們隨口答應，飛馬出門而去。

主僕五人縱馬往教場裡來。小子成兒道：「大爺，這教場有什麼逛頭兒？演武廳面前昨日還決了兩個囚犯，一會兒遇著鬼，那是不當玩的。」夢玉道：「我要到東沿兒老爺廟裡去找桂大爺同柳大爺。」成兒道：「東沿兒那廟裡，盡是人家寄著的靈樞。桂大爺們又不去上墳，在那兒幹什麼？」梅春道：「不管在不在，咱們去瞧。」三個小子不敢多說，放開馬走了一會，離廟不遠，見那古樹枯枝上數不盡的烏鴉、老鸛，奪枝爭宿。梅春用鞭梢指道：「你看那樹枝上掛著那個風箏，忽飛忽落，真是一幅天然圖畫。」夢玉道：「那棵老樹彎在半天，真所謂長空之蟲帶蟲東。」

弟兄兩個一路說笑，已到廟門。此時還是正月天氣，轉眼日已沉西，晚風刺骨。喜兒道：「廟門並無牲口，桂大爺們一定回去，咱們也轉去罷。」夢玉們下了牲口，走進廟門。見大殿關閉，院子裡幾棵大樹罩的陰風瑟瑟。和尚另住一院，絕無人聲。

主僕轉過大殿後身，四面俱是停靈之所。破門爛榻，有關有閉。階砌上零落紙錢，時住時動。慶兒忽然叫道：「那西屋裡站著個堂客，瞅著咱們笑呢。」喜兒嚇了一跳，對著慶兒啞道：「什麼堂客？想是你媽來叫你。」夢玉弟兄不覺大笑，往西邊來，要看那個什麼堂客。離那屋相去不遠，慶兒叫道：

「站著！別往前走。那堂客瞅著咱們笑呢！」夢玉、梅春站住，定睛細看，那破屋裡一陣冷風撲面吹來，透入心骨。主僕們毛發皆豎，站不住腳，轉身就走。誰知裡面跳出一個僵屍，趕來追人，主僕五個往外飛跑。梅春落後，跑的又慢，與僵屍相去不遠。

正十分危急，不期外面轉進兩人，那在前的人眼快，早已看見，迎上前去讓過梅春，口裡叫道：「不用害怕！」道言未了，僵

屍已到面前。那人飛起一腳，只聽「撲通」一響，將個僵屍踢到。原來那兩個不是別人，就是桂、柳兩位大爺。弟兄們站住哈哈大笑。桂堂道：「我同緒哥坐在這廟門口，打了一會雀兒。又到廟後山上逛了好大一會，剛才瞧著你們過來，咱們趕忙來找。誰知你們被鬼攆了出來，這樣東西，只要打倒，不能再起。若是越跑，越追的利害。」

柳緒道：「咱們瞧瞧是個什麼僵屍。」這會兒彼此膽壯，俱蹲在地下細看，是個女僵屍。臉似石灰，兩耳直豎；齒白如丁，上下尖利；耳輪下茸茸白毛；發披於背，十分難看。夢玉道：「這僵屍，生前不是平人家的婦女。你看兩耳上帶著珠環，身上衣裙款樣俱極精細。」喜兒道：「這一雙腳，同周婉貞姑娘的一樣大。那天當堂將周姑娘的一隻腳，發給交他父親領去。還有周姑娘兩塊肉，周大叔領了肉，自家拿去埋葬。叫我將鞋送去交給周大嬸子，那鞋剛放在我手心中間。我剛才量這兩隻腳，同周姑娘的一樣大。」成兒道：「不是他們的腳小，實在是你的手長的像熊掌一樣，又寬又大。連我的鞋放在你手裡，也只好一半。」慶兒道：「你若愛這雙腳小，你背他回去做老婆，就是不可看他的嘴臉。」喜兒笑道：「你別說，這堂客生前一定長的不錯。你看他身材衣履，定是個很體面的俊人兒。他若活了回來，我一定背他去作老婆。」成兒笑道：

「若是他活了轉來，再輪不著你。不如你趕忙倒做了僵屍去湊他，這最好穩妥當。」

桂堂們不覺哈哈大笑。只聽見有人問道：「爺們蹲在地下笑什麼？」眾人抬頭見是本廟和尚，叫他來看。和尚低頭駭了一跳。問道：「怎麼一個奶奶們睡在地下？」夢玉道：「正要問你這是那兒來的？」和尚道：「阿彌陀佛！我廟裡連個奶奶們的影兒也沒有見過。剛才看馬的到我院裡來點火吃煙，說爺們在這兒。我過來知會，這後院子，自從前年有位官兒將個愛妾的靈柩寄在後屋裡，不知怎麼成了僵屍，被他害過多少後生，甚不安靜。我們到下午就關上院門，不過這邊。恐爺們不知，到後院裡遇著他怪不好的。他活著是那位老爺的愛妾，死了是咱們廟裡的嫌鬼。」桂堂指道：「這就是你說的嫌鬼。」將剛才打倒的話對和尚說知。夢玉道：「你去叫幾個工人來，仍舊將他抬入靈柩。他身上衣服首飾一點不許偷去，捆住兩腳，再不能出來作怪。」命喜兒交四兩銀給和尚，除了工錢，餘作香燭之費。兄弟們交代已畢，轉身回去。夢玉歎道：「僵屍！我有一詩奉贈。」念道：

金屋當年一阿嬌，我今乍對亦魂銷。勞卿著意空相逐，留贈寒鴉伴寂寥。

和尚送至廟門，弟兄們再三囑咐幾句。這會兒上下十人，離廟不遠，回望晚煙中，頗覺有陰慘之氣。

夢玉道：「今日之遊甚為有益。」柳緒道：「我同侶大爺出兵時候，見過多少死人，像這樣兒從來沒有瞧見。」桂堂道：

「只要膽壯力足，不拘什麼妖魔鬼怪，只當玩意。我原先怕鬼怕賊，忽然膽壯，膂力一天長似一天，端著百十斤的東西就像是二三斤的玩意。我各自各兒也說不出這個理來。聽說鬆大爺家的壽大哥膂力本事超群出眾。」夢玉道：「去年冬間，鬆大叔差人來送禮，壽大哥寄了一副好鞍革產，一口寶劍，還有你前日瞧見的那張弓，一壺箭。書子上說：有文事，必有武備。

騎馬試劍斷不可少，他有二十親隨小子俱是精勇強壯，壽大哥每日早晚領著他們演習一回武藝，件件精熟。鬆大叔很喜歡。

就是彩姐姐時常多病，因此壽大哥寸步不能離開，不然定要差他來瞧老太太。」柳緒道：「幾時得壽大爺見面兒，真是三生之幸。」

梅春道：「聚散自有定數。我倒想起一件事。咱們幾家小子七八十個不止，擺共擺兒挑三四十個，交給侶大爺學習武藝，咱們也跟著演習，豈不是件妙事！」喜兒接口道：「奴才頭一個要學武藝。那天聽見老太太有恩典，說將裡面年分深、年紀大、出力很好的姑娘，賞給外面勤謹勞苦出力的小子。叫查、槐兩老人家秉公據實開單。奴才名字開在第四，將來老太太恩典，一准要賞老婆。這會兒不趕著學些武藝，等著老婆變了僵屍，我就對著他小肚子兒給他一脚。」梅春失聲一笑，往後一仰栽下馬來。眾人齊下牲口，趕忙扶起。梅春還不住聲大笑，說道：「我明日對老太太說，偏不要賞喜兒的老婆。好好的人，願他變僵屍。」夢玉們一齊好笑，騎上馬緩轡回家。已是上燈時候，請過晚安，各去歇息。夢玉在探春一房安歇。

次日，賈蘭到萬壽宮接旨謝恩，承襲公爵，隨住大小各衙門拜會敘談。回到家中，在敦本堂擺設坐位，請王夫人受禮。

桂夫人們齊說：「姐姐是祖太夫人，應該受賀。」王夫人穿著一品誥命公服，坐在居中，受賈蘭拜了四拜。隨請母親受禮，李宮裁先給太太磕頭，又給王家舅母、薛家姨媽、桂夫人諸位嬸子、姨兒告罪，這才坐著受拜。蘭大爺的公太太也給太太、婆婆磕過頭。

接著，林之孝老夫妻上來磕頭，說道：「奴才十二歲伺候榮公，今年八十四歲，眼見蘭哥兒已是四代。又見公爵叫咱們二房得了過來，奴才實在樂極。」說著哈哈大笑，誰知有年紀人過於喜歡，氣接不上，不覺大笑而死。林大奶奶急的大喊大叫。王夫人道：「不用著急，這是氣轉不過來，扶他坐在圈椅上，抬回家去。趕著用人參、老姜煎汁，灌下去要緊。」眾家人答應，趕忙扶的扶，抬的抬，林大奶奶一路叫了回去。王夫人吩咐連二奶奶，包四兩人參差人送去給他煎汁。婆媳們不勝歎息。諸位太太們等這事完畢，挨次道喜，直鬧了一天。到晚上垂花門來回，林之孝業已去世。林大奶奶領著兒子、媳婦，在門外磕頭謝恩。王夫人們不勝傷感，命連二奶奶賞他二百兩銀料理喪事。

次日，賈蘭祀祖，祭祠堂，拜本家。諸事未了，接著是珍珠們出嫁，夢玉贅姻。若不是探春同祝府的姨娘、姑娘、薛寶書、馮佩金等分司其事，將一個平兒真要忙死。這是賈、祝兩家不分彼此的好處。

此時，公府又是一番氣象。各大小衙門夫人、命婦都來看新人道喜。梅姑太太們將四位新人妝扮的如天仙一樣。只有這位玉大爺，拜過幾磨兒堂，瞧著很不要緊，站在紅氈上，聽鼓樂奏過三次，不見新人們出來，他有些發煩，揀直往裡就跑。

柳緒忙止住道：「今日不比往常，你跑進去幹什麼？你聽，正哭著呢。」夢玉剛要進去，只見梅春出來笑道：「真是野事，四姐姐同友妹妹抱住太太哭的傷心；蟾姐姐拉著三舅母哭個不停。只有蓉姑娘一個人坐著淌眼淚，我說四姐姐們淚出慟腸，哭的有因，你這眼淚出的才沒有溜兒。依我說姐姐不出嫁，別耽擱妹子。你竟先去拜完了堂，各人乾各人的罷，倒白耽擱工夫。蓉姑娘抓著我，在頸脖子上使勁的一口，不是我跑的快，橫豎要咬下一塊肉來。這不是野事嗎？」柳緒笑道：「咱們一會兒鬧房，你再報仇。」兄弟們正在說笑，見桂堂同著親眷家的二三十位小兄弟們一齊出來道：「姑娘們實在討嫌，哭兩聲兒就算了，盡著哭叫人怪煩的。不虧梅大姑姑幾句話，今日再別想拜堂。」

只見內外鼓樂齊聲響奏，四位新人已至華堂，男女親眷看如山積。夢玉趁空兒跑到上房，見王夫人、金夫人兩姐妹並坐談心，他走到金夫人面前，倒身睡下，將頭枕在王夫人膝上，口裡說道：「叫我站了好大工夫，總不出來。這會兒也叫他們站會子，等我睡一覺，再去拜堂。」兩位夫人不覺好笑，王夫人道：「好兒子，四姐姐們各有心事，自然要哭。姑娘們一定的道理，辭別父母，總要哭兩聲。誰像你小子們簡絕呢。」金夫人道：「蟾妹妹老實可憐，你多疼顧些兒他，諸事總要瞧著我。」夢玉連聲答應。

聽見外面請姑爺拜堂，王夫人道：「好兒子，咱們送你去，瞧你拜堂。」夢玉道：「我恨極了，總得要睡一覺才去。」兩位夫人正在無法，見薛寶書進來拉著夢玉道：「好兄弟，別耽擱吉時，咱們盡候你拜完堂，就料理內外酒席。你瞧這一程子誰忙的還有點空兒，巴不了完了一件是一件。好兄弟，快同我去罷！」兩位夫人亦再三吩咐，夢玉笑著同去拜堂，見諸位長輩俱在等候。除新人們所站之地外，盡是男女親眷，比上幾磨拜堂做親又加幾倍體面熱鬧。

拜完之後，到上房中屋裡吃合巹杯，坐歸房筵宴。完畢之後，四起細樂送新人各歸洞房。男女大小親友各處鬧房，將個夢玉你搶我奪，鬧的身不由己。從來沒有見這樣做新郎的熱鬧有趣。四處洞房俱擺著酒果，不多一會，將新郎鬧的大醉如泥。

眾嫂子、姑娘們扶他到珍姑娘新房裡來。那三處洞房，請幾位千金小姐陪伴同宿。

夢玉在珍珠屋裡，一覺直睡到紅日三竿方醒。見珍珠早已梳洗完畢，坐在炕沿上問道：「你何曾吃過這些酒，昨晚上那裡像個人樣兒！」夢玉道：「姐姐你怎麼又標緻了些？」珍珠道：「姑娘家開了臉，總要換個樣兒。昨晚上你睡了覺，魁兄弟們直鬧了一夜，誰還合個眼兒。你今日少要吃酒，等過兩天再到我屋裡來說話。我要上去請安，你也就起來。」夢玉點頭答應，看珍珠出房去後，趕著起來，梳洗換衣，也忙到各處請安。是晚與蟾珠成了花燭；次日芙蓉；末了兒才是友梅成親。

一連四日，無日不醉。

桂夫人知家裡無人，老太太們惦記，趕忙做過五朝，同梅姑太太先回家去，留石夫人們在此等著一同回來。

賈府中又是公爺請客，又是姑爺喜酒，每日開宴，賓客不斷。這日正在內外演戲，垂花門來回：「寶二奶奶同各位奶奶到了。」王夫人們聽見，就像得了一件什麼寶貝，眼巴巴望著。

不一會兒寶釵、寶月同海珠們一齊進來，挨次請安道喜。寶月同柳太太母子、寶書這一見面，悲喜交集，彼此親熱非凡。夢玉、珍珠眾姐妹團拜道喜，又俱同寶釵團拜。李宮裁婆媳彼此拜完，賈蘭進來磕頭。海珠們見禮之後，寶釵對賈蘭道：「爺爺親臨矢石，汗馬功勞，掙下這個公爵。今蒙朝廷恩典賞給後人，正要你仰體祖宗未酬之志，報答國恩；並非叫你榮其身家，徒吃俸祿而已。自此以後竭力存心報國，無負國恩祖志為要。」

賈蘭連聲答應，王夫人見他訓姪有方，十分歡喜。寶釵將璉二哥給太太請安道喜，並致意諸位嫂子、姨兒，並勉勵姑爺說話，略說幾句：「因璉二哥領著多逛了一會，誰知人間已過三月」。各位太太無不贊歎。

海珠姐妹同著寶釵，將各親眷們不拘大小盡皆見過，內中只有柳太太婆媳四人，說不盡那番感激親熱情景，正是多年離別相見依依。柳太太們說了一會關切想念說話，寶釵同寶月、寶書、佩金、海珠們眾姐妹都到珍珠屋裡來。珍珠獨自一人向寶釵另行拜謝，友梅亦趕忙跪下，未曾開口，不覺紛紛落淚。

寶釵將他們扶起，笑道：「你們拜我之意，心事不同，很可不必。我此時身不成仙，心已得道。若是當年兒女情腸，見珍姑娘洞房花燭，我豈能尚在人間？此時與海珠妹妹們都在蓮花境上矣。況珍姑娘猶非他人可比，其中滋味不過如此。既已成人，一生之事已了，不必再往情障中自取墮落。」海珠們將大元鏡照見本來之事細說一遍，坐中人皆恍然大悟。珍珠道：「姐姐想我心事，我若深於兒女情腸，豈肯在金山寺勇於一跳？又何曾想到今日母恩姐德出於再造，從此以後，不過了結前緣而已。」

寶釵點頭道：「很是。」隨取石子遞與珍珠道：「此係幻虛仙奉贈，服之可以壯其膽智。」珍珠接在手內，望空拜謝，吞入腹中。眾姐妹彼此敘談，十分合意。

珍珠從此將兒女情腸丟在一邊，每日與馮佩金、薛寶書眾姐妹靜心練習武藝。將沙中得的鐵戟送了桂堂，並傳他孫夫人教的那幾路神戟使法。寶釵亦將幻虛宮細話稟知太太，王夫人知其就裡，十分安慰。薛姨太太就著熱鬧，給寶月、柳緒也完結了親事。寶釵住過五天，不敢耽擱，帶著珍珠、芙蓉、秋瑞、汝湘、紫簫、薛寶書、馮佩金幾人先回鎮江。其餘等著滿月同太太們一並回來。祝筠見喜事業已完結，帶著荊、朱兩姨娘，並有執事的姑娘先分了一半回去，親眷們亦紛紛起身。

一路上寶釵同姐妹們細講兵法。這日正在黃天蕩，陡遇大風，浪如山立。船家著忙，趕著搶入港口。寶釵指道：「且到此間避風。」不知此是何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